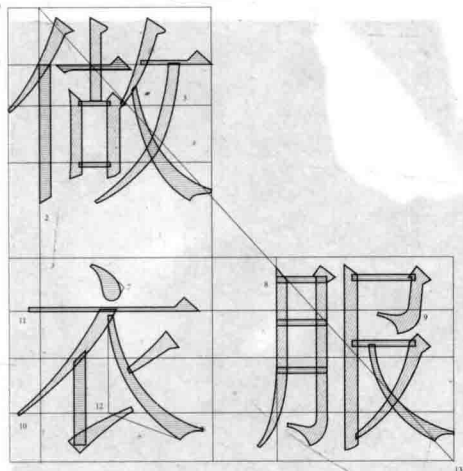


破坏时尚

山本耀司

著

宫智泉
整理



破坏时尚

Yohji Yamamoto

CIS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做衣服 / (日) 山本耀司著; 吴迪译.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438-8601-8

I. ①做… II. ①山… ②吴… III. ①山本耀司—生平事迹②服装设计—文集 IV. ①

K833.135.72 ②TS94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8566号

FUKU O TSUKURU—MODE O KOETE

By Yohji YAMAMOTO & Izumi MIYACHI

Copyright © 2013 YOHJI YAMAMOTO / The Yomiuri Shimbun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UOKORON—SHINSH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Shanghai Insight Media Co., Ltd.

Chinese(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CHUOKORON—SHINSHA,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3—548

做衣服

[日] 山本耀司 著 吴迪 译

出版人 刘清华

出品人 陈 昱

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417号705室(200020)

责任编辑 夏新军

责任印制 王 磊

装帧设计 颜伯骏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410005)

网 址 www.hnppp.com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 开

印 张 5.5

字 数 35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8601-8

定 价 48.00 元

版权专有, 未经本社许可, 不得翻印。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0-84981812



目

录

第一章

背 影 ————— 001

第二章

百 问 ————— 109

附 录

如何做衣服 ————— 151

后 记 ————— 160

纪 事 年 表 ————— 164

第一章

背 影

巴黎时装发布会

用于展推新作的巴黎时装设计作品发布会，于我有着特别的意义。自1981年在巴黎发布会出道以来，浮浮沉沉到今天，坚守在巴黎时装界已经三十多年了。

有业界翘楚之称的巴黎国际成衣展（高级成衣），从20世纪70年代便开始有组织地举办。设计师们把半年后将推出的新款时装在此展出。这是场业界盛会，欲争世界顶尖位置的设计师们汇聚一堂一试身手，堪称时装界的世界杯。新流行新款式从这里诞生，从而也吸引了那些追求最新潮时装的买手和大批的记者。

从第一次参加巴黎发布会以来，我的设计一直与西方的传统着装规则背道而驰。比如在衣服上挖洞，剪掉下摆等等。连模特儿的走台也异于以往，直来直去不摆任何造型，从而招致台下摄影师们嘘声一片。

我这个来自日本的无名小卒所带来的新东西，令欧美人非常不解，甚至恐惧。就这样，我在法国业界毁誉参半地坚持了两三年，每次启程去巴黎都几乎像是专门为了吵架而去的。

后来，我逐渐被接纳，并被冠之以“大师”的头衔，不知何时起还成了时装界的权威。可是我并不甘于现状，也厌倦了自己的头衔和人们对我的固有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讲，一种叛逆的心理让我想做些出人意料的改变。如若不然，对我来说任何努力都会失去意义，也不会有进步。

在当今的国际时装界，快时尚（fast fashion）时装业资本巨大，更以其亲民的价格和潮流感而日渐势强。当然，服装作为一种商品，销量确实很重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迎来了一个没有个性的时代。

-003-

如今由于互联网的普及，使得资讯的收集越来越方便快捷。但是那种突破自我不断创新的精神却渐渐消失了。由于一切知识都似乎变得唾手可得，反而失却了很多殚精竭虑独立思考的机会。

在20世纪90年代，当一批出身于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的设计师们涌入巴黎时装发布会的时候，我曾有种感觉：新时代到来了。2010年2月自杀身亡的英国

设计师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 McQueen),刚出道时也给了我同样的感觉。上世纪90年代这批设计师的出现,使我既有竞争的刺激,同时又感到“我是独一无二的”。可是现在的巴黎发布会,已经全然失去了目标,变得无趣而乏味。

借用作家坂口安吾的一句话“不表达自我,毋宁死去”,作为作家,如果没有这种不断自诩内心的精神,就真的不会再有出色的表达。说句自负的话,人云亦云的流行并不是趋势,我们必须拥有驾驭时装,赋时装以神韵的力量。

我在时装上的坚持,也许类似于那些与好莱坞大片相抗衡的独立电影导演。他们或许不是票房灵药。但是,这些导演的作品中有个切入口,让你不由得对人生和生存的意义产生思考,并为之感动。我认为在时装界,也应该有这样的设计师,担负起这样的责任。

做时装,除了在巴黎推出,对买家还要有一种“绝不会让你们空手而归”的坚定决心。

父亲

我出生于1943年（昭和十八年）10月。父亲山本文雄在东京新宿经营一间熟食公司，向百货商店批发熟食品。

从照片上看，父亲身材修长，服饰考究，非常帅气有型。母亲常对我说：“把你生得像我，真是抱歉呢。”

父亲似乎既喜欢留影也喜欢摄影。我婴幼儿时期的照片，都由他亲手拍摄和冲洗，张张佳作。

之后父亲应征入伍，于1944年8月奔赴战场。他究竟去了哪里，家里无人知晓。只听母亲说过：“发下来的是夏季军服，那应该是去了南方吧。”

在停战的前一年，战况持续恶化。1944年10月，麦克阿瑟将军率美军在菲律宾莱特岛登陆，使这里成为太平洋最大的战场。日军在莱特湾海战中失去“武藏”号战舰，联合舰队已经名存实亡了。

父亲战死沙场，尸骨无存。我们只收到一封战死公报，上面写着：战死于菲律宾碧瑶东方山地战役。

母亲依然心存幻想。直等到从菲律宾来的最后一艘打捞船，船上依然不见父亲的踪影，母亲才终于放弃了等待，为父亲办了葬礼。我在葬礼上的照片，现在还留着。一个孩子的脸上，带着与年龄极不相符的落寞。

大概是初中时候吧，母亲曾说过“你跟你父亲真像啊”这样的话。我问哪里像，母亲说“都是早上不愿起床的人啊”。诸如此类，父亲的形象我仅凭母亲这些记忆碎片来拼凑，很难完整。父亲于我，只是照片上的映像。我习惯了没有父亲的生活，他像个陌生人一样，似乎从未真实存在过，所以也无从失去。

高中时候，读到过一篇从军日记，渐渐唤醒我对父亲的意识。日记中提到，在战争末期由于运输船短缺，便改造渔船，涂上绿漆冒充运输船。

那父亲坐的船是不是在抵达战地之前就被击沉了呢？我时常这样想着，对当时日本政府和军部的粗暴无能充满恨意。“你们干点靠谱的事儿吧！”那种对政府和军部的不满，在此时开始萌芽。

高中时候，曾经恳求母亲：“拜托你不要去参加那个遗族会吧！”母亲说：“为什么？难道我不是遗属吗？”可对于我来说，母亲如果参加了遗族会，就等于认同和接受了那场战争。

再有，如果父亲活着，我想也许我不会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

母亲

父亲山本文雄去世之后，我的母亲富美在停战后不久，将年幼的我暂托给茨城县大洗町的娘家照看，只身一人来到东京，在位于东京新宿的服饰专科学校——文化服装学院学习了两年，掌握裁剪缝纫技术，以应对将来的自立生活。

-008-

战后，由于美国文化的渗入，西式服装迅速普及，对教授裁剪缝纫技术的需求也随之高涨。成立于1923年（大正十二年）的日本第一所服饰教育专科学校——文化服装学院，在1946年的学生人数大约三千人，到了次年，就已经增加了一倍，达到约六千人，校舍人满为患。在学习裁缝的女性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的人。裁缝成为了女性独自谋生的一种职业。

母亲毕业后，最初做裁缝的副手，其后，在位于东京新宿歌舞伎町的新宿KOMA剧场附近，开了一间裁缝铺“富美洋装店”。

母亲努力地——也许说疯狂地工作更贴切一些。所以，在我的记忆中，几乎找不到自己被娇宠的画面。当我



-009-

站在“富美洋装店”前的母亲富美

做了错事，母亲曾躲在店尽头的和室里悄悄地哭泣。她跪坐在榻榻米上，裙摆四下散开。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的非常女性的姿态。

做衣服这种工作，如果团队协作应该比较轻松，可如果所有工作都要一个人来做，那是相当繁重的一种劳动。母亲每天工作到深夜，她的辛劳和由此带来的坏情绪，使我深受影响。

我深知母亲为了将我培育成人所付出的艰辛。但是，在我幼小的心里，总有一些不认同的地方。人难道不能生活得更轻松一些吗？女人何必要如此坚强，甚至坚强到可怕？通过母亲，我产生很多矛盾而又复杂的想法。

我甚至希望母亲能够改嫁重获幸福，但是对于她来说，继续保持原有的生活，不仅仅带有一种使命感，还有一种坚韧的持之以恒的悲壮感。

在我们居住的歌舞伎町，鱼龙混杂。既有驻军又有“傍傍”（街头娼妓），当然还有黑社会小流氓。打架斗

毆时有可见。

有一次和朋友一起玩接球，球没接住，砰地砸到停在附近的车身上，那是黑社会老大的座驾。我挨了司机一顿恶揍，尽管那时我还只是个孩子。从那以后，我对黑社会便深恶痛绝。

还有一次，我用自制的木刀练习剑道。挥来舞去之时，身后突然传来砰的一声。我回头一看，见自己的木刀砸到了别人的脑门儿。那是一个来街上找女人的美国大兵。只见他紧紧压住帽子，强忍疼痛，憋得满脸通红，但他却没有对我凶，更没有动我一根指头。

-011-

此后，在我印象中，一直认为美国大兵比本地地头蛇要和善得多。

虽然年纪小，说不清为什么，但我总觉得美国大兵都很酷。比如他们在酒吧街打架，大兵们围成一个圈，让争斗双方一对一地在圈正中央打，其他人只是围观，以示公平。对于男人之间的争斗，他们立了这样的规矩，我虽

然年纪尚幼，却觉得这规矩有种说不出的酷。绝不使阴招，全凭实力争斗。

当态度恶劣的酒鬼，或者动手打陪酒女的上班族，被当地的地痞流氓几个人一起群殴的时候，母亲会走出去冲他们大声斥责：“你们都住手！”对方马上骂骂咧咧：“哪儿来的凶婆娘！”正是有这些流氓的对比，我才觉得美国大兵的行为更讲道义。美国本来应该是敌对国，但是对他们，我从小就没有什么厌恶感。

就在这个歌舞伎町，我家旁边有间公共电话亭，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妓女模样的女人在打电话。她只穿一件吊带裙，说话嗲声嗲气，似乎是在给客人打电话。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的高跟鞋，和因为穿着高跟鞋而赫然隆起的小腿肌肉。

此后，我对高跟鞋一直抱有恐惧，甚至决定了我对女人的评价。因此在我的时装设计史当中，几乎很少见到可以搭配高跟鞋的设计。我一直认为女性穿着平底鞋自然地行走，才是最美的。